

小 小 说 百 篇

[意] 乔治·曼加内利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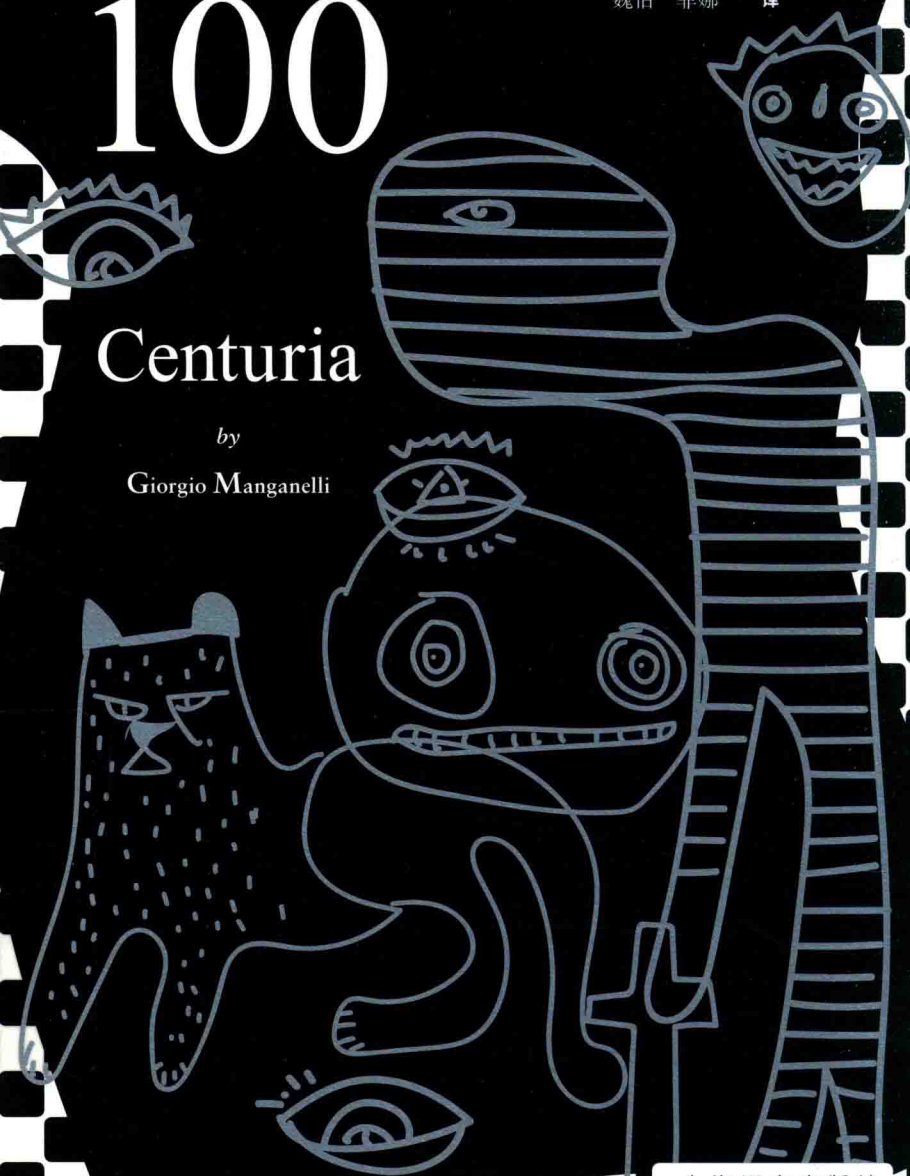
魏怡 菲娜 译

100

Centuria

by

Giorgio Manganelli



上海译文出版社

小 小 说 百 篇

100

Centuria

by

Giorgio Manganelli

[意] 乔治·曼加内利 著

魏怡 菲娜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00: 小小小说百篇/(意)曼加内利(Giorgio Manganelli)著;
魏怡,菲娜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1

书名原文: Centuria

ISBN 978-7-5327-7597-2

I. ①1… II. ①曼…②魏…③菲… III. ①小小小说—小说集—
意大利—现代 IV. ①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75485 号

Giorgio Manganelli
Centuria

© 1995 ADELPHI EDIZIONI S. P. A. MILANO
All rights reserved
All adaptations are forbidden.

图字: 09-2012-240 号

100: 小小小说百篇

Centuria

Giorgio Manganelli
乔治·曼加内利 著
魏怡 菲娜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李月敏 张 鑫
装帧设计 董茹嘉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5 插页 5 字数 83,000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7597-2/I·4653

定价: 35.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510-86683980

前言*

伊塔洛·卡尔维诺

目前时机已经成熟。二十年来，意大利文学界有一位特立独行的作家，他作品中的每一句话都与众不同。他如同一位不知疲倦而又无法抗拒的发明家，不停地进行语言和思想的游戏。不过，在此之前他的作品从未被翻译成法语。这就意味着，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法国读者对意大利文学的看法缺少了一个关键性的因素，而自从曼加内利的形象出现在地平线上，文学界所有观点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

对这位作家的介绍的延迟，后果非常严重，因为我们所做的，并非发现一位才华横溢、正在走向成熟的年轻作家，追随他在风格形成上走过的轨迹。事实上，可以说曼加内利出现在众人面前，就如同是密涅瓦从朱庇特的大脑中诞生。早在一九六四年出版处女作《滑稽喜剧》之时，他的写作风格业已成熟，而且具备了所有的写作才能。当时，他已经四十二岁。同样，我们也不能说他的名声仅限于意大利最讲究的文人圈。作为日常生活中那些荒唐之事的评论者，曼加内利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报纸上，尤其是《晚邮报》，还有发行量很大的周刊。这就意味着曼加内利能够将广泛的读者纳入他的游戏当

中，同时又不失其精神与风格。

我就此结束这段简短的评论性开场白，目的是除了庆祝曼加内利的作品终于翻译成法文，并且能够在 W 出版社出版以外，还要粗线条地对这位作家的特点进行描述。

首先，可以说曼加内利既是最典型的意大利作家，又是意大利文学中最为孤立的作家。说 he 是最典型的意大利作家，是因为他的作品风格直接来源于十七世纪的散文体，是通过精心加工的句法，出人意料的名词、动词，尤其是形容词构成的奢华表演；他的创作艺术，就如同从最缺乏意义的借口当中，喷发出一眼由动词构成的泉水，由比喻构成的漩涡，和由令人捧腹的发明汇成的瀑布。曼加内利的作品涉及文艺复兴和巴洛克之间的意大利文学思想，这思想对整个欧洲来说有着无可取代的功能，储备了众多奇妙的故事，其中包括了宇宙学家和魔幻理论家那些煞费苦心的成果，还有诗人的比喻和想象。与此同时，他又是最为孤立的一个，因为他无情地摧毁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意大利文学表现出的所有

* 伊塔洛·卡尔维诺欣赏曼加内利，认为他的作品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借《100》（马孔：W 出版社，1985 年）在法国出版之际，写下这篇前言，将曼加内利介绍给外国读者。

道德的、教育的，或者仅仅是说明性的意愿，和在社会历史上具有某种重要性的所有奢望。对于法国人来说，这一点既非新闻，也非丑闻，不过，曼加内利在其中加入了 he 特有的极端主义。要说明这一点，我们只需提到他的基本理论著作：《如同谎言的文学》（一九六七年）。他始终严格忠于自己的反道德主义和反生机论的纲领：除了晦涩难懂的作品所呈现出的现实以外，他拒绝赋予世界任何其他现实。（尽管如此，通过这条道路，他也完全起到了“道德家”的作用，甚至——我使用一个会招致他所有讥讽之词的字眼——“诠释我们这个时代”，这是一种假如不见到它在实践中得到实现，就无法体会的功绩。）

与曼加内利式的“谎言”风格相对应的，是这位杂文家在这些连绵不断的作品当中使用的一种批评方法。他从英语国家的文学中进行挑选（曼加内利曾经是罗马大学的英语文学教师，作为译者也曾经完成过不可思议的翻译作品，他的最新译作是爱伦·坡的所有短篇小说）。然而，他的博学与好奇，驱使他去探索世界图书馆的所有领域。当然，作为评论家的曼加内利，也毫不逊色于作为作家的曼加内利：他能够对古代和当代作家的独特性和价值下定义，即使那些作家与他的风格差别相

距遥远，甚至完全不同；而且，他对他们的描述，能够突破所有的评论惯例与历史框架。

接下来，我要尝试着对这个人物的特点进行定义。我要说，没有人能够像曼加内利一样，同时代表着传统与前卫。说他代表传统，是因为他总是从一个非常具有结构性和文化内涵的理想形式出发，无论是句法，还是他的创作和讨论的逻辑。（我们可以说，他最初的榜样是斯威夫特，一个任由自己忧伤的情绪和纠缠不清的思想极端爆发的斯威夫特。）他是前卫的，因为在思想和表达形式上面，没有任何挑战能够使曼加内利后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当意大利文学如一口沸腾的坩埚时，他作品中破坏性的能量爆发了，那是长期遭到压抑的一种彻底革新的愿望之火。当然，那时曼加内利与爱德华多·圣圭内蒂和翁贝托·埃科（我仅限于提到在法国最知名的几位作家）一样，是先锋派运动（所谓的六三学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尽管他没有另外几位年轻，而且部分文化背景也并不相同。

他的成长历程始于《滑稽喜剧》（一九六四年），这是一篇关于人类“堕落”本性的论文。作品中，存在主义的忧虑化作了小丑的鬼脸；在《新评论》（一九六九

年)中,他的抽象手法发挥到了极致,任由修辞在绝对的空虚上面,建筑起作品教堂的穹顶;在《致后世的神明》(一九七二年)中,他通过某种妄自尊大的冲动,使他的激情得到完全的宣泄;在《纷繁芜杂》(一九七六年)中,他深入到一个由变形的人类形象构成的地狱,这些变形仿佛源于一种焦躁的痛苦;在《爱情》(一九八一年)中,他庆祝了一种华丽的风格,它不仅豪华,也意识到这些无用的装饰中包裹的是一种虚无;在《影子与徽章的讲话》(一九八二年)里,他则是沉浸在一个无尽的元文学的多层镜当中。

《100》(一九七九年)与曼加内利的其他作品完全不同。我们可以认为,到这里为止我谈到的所有关于曼加内利的特点,完全没有应用在这部简洁而本质性的作品当中,因为他在此处使用的叙事手法概括而又集中。尽管如此,这部作品却比其他作品都更具有曼加内利的风格:这一百篇长度仅有一页的“小说”所在的世界,与其他作品中通过比喻描绘的、如同女巫夜半聚会般的场景,属于同一个世界。那是身着深色套装的先生以及他的陌生跟踪者(第七则)所在的世界,他们从一开始就在逃遁;那是身穿亚麻西装的先生(第十六则)所在的

世界，在从八点到九点的那一个小时里，他无法仅仅将时间作为时间来度过；那是那位年老的先生所在的世界（第二十九则），他来到一处神秘的所在，那里好像是储存无意识的中心仓库，那里的人们之间的关系，遵循着转弯和迷宫组合的轨迹（第十五或者第五十六则）。

所谓的曼加内利式抽象的原材料是心理学，这一点我们已经在其他的作品中感受到。只不过在此处，这样的特点通过一个传统“性格”集合表现得更加明显，而且具有内省的敏锐：那个喜欢等待约会的男人（第三十三则），或者稍微有点近视的先生与沉默的女士之间的关系（第二十二则），或者那个遭受失眠之苦，因此想要离开这个世界的先生所采用的方法（第九十九则）。

曼加内利世界（对称而且时常探索心理学）的另一个极端是神学：当然，是不存在的神学。他的其他著作已经构成了一个知识大全，此处的一则则寓言正是它的例证：公共卫生间的管理员（第八十则），或者不信教的建筑师（第三十六则），或者对于世界的地狱般创造（第九十七则）。

《100》是一部非同寻常的作品。在这篇文章中，我无法穷尽作品当中丰富的题材，而只想就曼加内利作品提供一个普遍性框架，邀请读者跨进它的门槛。

让我们设想一下，在某个时刻，一个人正在给另一个人写信（他们的性别无足轻重），却开始怀疑或者仅仅是发觉自己处于微醺的状态。不，那并非是一种恼人的、吵闹的，或者令人反感的醉态，只不过作为一种夸张的生存方式，醉态会使得人内在的可憎变得更加明显（总之文章里是这样写的）。

发现自己的酒醉后，写信人显得有些吃惊，或许会就此搁笔。意识由于酒醉而变得混沌，促使他放弃进一步的交流。不过，不再将那封信写下去，也可以看作对醉酒这种不理智的状态作出了理智的评估。所以，他或许会辞别写信人的宝座，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没醉，仅仅是戴上了面具，在扮演和伪装酒醉的自己。不过，当他觉察到，或者相信已经意识到自己已经觉察了醉酒的事，他就不愿意，不想，也不能容忍放弃酒醉的状态。因此，从这个时刻开始，他的酒醉将是心甘情愿的，尽管这不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选择——但困倦、精神上的愤怒，还有以奇怪的方式交织在一起的不适和舒畅，强烈建议他这样去做。他将所有这一切看作是酒醉的症状。于是，他继续写信。不过，他是需要以一种特别谨慎的方式，或者与此相反，以天真、含糊、堕落之前的方式写下去

呢？他拒绝监督自己，因为他知道，他一直都知道，谨慎总是会导致沉默；并非是放弃的沉默，而是残暴和粗鲁的、彻底沉默的放弃。然而，他也同样厌恶天真，尤其是一杯发酵果汁导致的天真。可是，一旦写下这些字句，或者仅仅想到它们，写信人不禁问自己，除了这种略带毒性和轻率的天真，难道还存在着别样的天真吗？所以，要怪就得怪这种天真，他自己的天真。如此说来，在怯懦的天真和有尊严的谎言之间，就不存在一种中庸之道吗？“亲爱的，”他写道，“假如世界上的一切，除了下流也还是下流的话，难道我不应该争取与之达成天真的和平？”然而，这些字句是对他的挑战，他感到愤怒。

一位文化中等、行为可敬的先生，在由于可怕的战事阔别自己爱恋的女人数月之后，又一次与她重逢。他并没有去吻那个女人，而是默默地走开，还呕吐了很久。女人对此感到惊愕，男人却不愿意向她或者其他任何人做出解释。他耐心地思考良久才弄明白，那个爱恋的女人在他体内留存的无数形象都通过这次呕吐倾泻了出来；它们曾经占据他的身体，情意绵绵地在他身体里填满毒素。不过，在那个时候，他已经明白自己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对待这个女人，从前在他们中间仅仅存在着一种柔软而焦虑的爱情，只希望战胜所有障碍，以便能够永远触摸对方的肌肤。他已经尝试过爱情的毒性，也明白距离所产生的毒素仅仅是亲近所产生的毒素的替代品；另外，他可以通过呕吐倾泻出过去，之后便同样可以呕吐掉未来。尽管他无法将这一切解释给任何人听，但他明白，这种呕吐，而不是思慕的叹息，恰恰是爱情必要的征候，就如同死亡是生命唯一肯定的征候一样。

从那时起，男人就处于一种愉快的折磨当中：他既无法冷落那个女人，也无法向她献殷勤，抚摸或者注视着她，尽管自己对她毫无疑问心存爱意——这种爱情甚至强烈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因为他让女人见到自己呕

吐；他也不能向她隐瞒自己的秘密，因为要想完全接受这个女人，就必须吸收她，将她化作自己的一部分，直到她最终发现自己是他的毒药，而现在她本人对此并不知晓，男人也不想向她说明。就在此时，生活变得动荡，新的战争迫在眉睫。死亡已经蓄势待发，大地变得柔软，等待着布满坟墓。四处张贴着告示，诉说着这场血雨腥风。鉴于无人提到呕吐之事，那位恋人认为，这个问题要么不为人知，要么为人忽视，要么众所周知到不值一提。他亲吻了爱人，与她度过了新婚之夜，然后就一边呕吐，一边骑上了健硕的死亡之马。

一位极其谨小慎微的先生，第二天下午要见三个人：第一个是他所爱的女人；第二个是他可能会爱的女人；第三个是他的一个朋友，简单地说，是救过他的性命，或许也赋予他理智的人。事实上，假如其中任何一个人没有出现在他的生命中，这三个人都不会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下午的约会并非仅仅是心血来潮，也是命中注定。尽管如此，彼此需要的这三个人，同时也彼此排斥。在两个女人当中，没有一个对那位朋友怀有好感，不过她们也都不曾拯救他的生命，或者赋予他理智；相反，她们的行为古怪而又令人无法忍受，因而需要一位行事谨慎、心思缜密，却又心不在焉的朋友的介入。那个朋友将这位先生当作他的杰作，而且不希望他那么容易接近。至于这位先生爱恋的女人，她不信任他可能会爱的女人。这并非因为不信任对方倾注在那个实际上爱着她的男人身上的爱，而是由于男人表现出的平静近乎疯狂，还有一位朋友向他施以援手。两人都希望与这位朋友结识，因为她们都晓得此人是个救世主，尽管谁都没敢要求被正式介绍给他。最终，那位先生可能爱恋的女人不再迷恋他，反正他也并非真正爱她，而只是把她当作备胎。同时，这位女士也发现，恰恰是这种或许注

定无疾而终的可能性令她享受，就好像一种漠然与激情的混合体。这种混合体因为存在着那位被男人真正爱恋的女人而遭到威胁，但假如对方并不存在，这种潜在的爱情或许也不会发生。因为那位她并不认识的朋友——她害怕他，而且暗自怀疑他既强大又冷漠——会让男人把她踢到一边。这位先生召集三个人见面，是为了向他们解释和证实，没有了他们，他就不可能活下去。他心理脆弱，身患重病，能够苟延残喘仅仅是出于偶然。那么，他是想制造一个歌剧式的忏悔场面吗？再也不会了。正是此时，他明白了，他不会去赴这个约会，因为明天过于狭窄，无法同时容纳他和其他人的解释。最狭窄的是他，因为当那三个彼此排斥而又彼此需要的形象同时出现，会立刻耗尽他的所有气力。

将近早上十一点的时候，一位具有良好的修养与秉性而且稍稍有些忧郁的先生，发现了上帝存在的一个毋庸置疑的证据。这是一个复杂的证据，不过，还没有复杂到一个具有中等哲学思想的人所不能理解的程度。这位具有良好修养的先生保持镇定，把证明上帝存在的依据前前后后重新研究了一遍，最后得出结论：自己的研究完全正确。他合上了那个记录着与上帝存在有关的决定性证据的本子，然后出去闲逛，没有明确的目的，总之，是去生活。快到下午四点的时候，在回家的途中，他发现忘记了论证中某些步骤的确切公式。当然，论证中的所有步骤都是关键性的。

这件事情令他神经紧张。他走进一家酒吧，喝下一瓶啤酒，突然感到平静多了。他回忆起了一个步骤，但立刻发现忘记了另外两个。他寄希望于自己的笔记，不过，他也知道，那笔记并不完整，那是自己刻意为之，因为他不希望任何人——比如清扫的女佣——在他勤奋地完成整个论证之前便能肯定上帝的存在。在回家的路程走完三分之二的时候，他发现，当上帝存在的证据正在失去它肯定而瞩目的轮廓的同时，他却与另外一些论据不期而遇，而且不知道这些论据是否属于原来的论

证。有没有一个步骤与地狱的边境^①相关呢？不，没有，也没有关于沉睡的灵魂的步骤；不过，或许有些步骤涉及末日审判。他不能肯定。地狱？他觉得地狱不可能存在。尽管如此，他还是感觉针对地狱进行了很久的辩论，并且将地狱是否存在的问题置于他调查中最重要的位置。来到家门口，他出了一身冷汗。他所证实的到底是何种东西的存在？确实有什么东西的存在表现得毋庸置疑和无可击，却不可能用一个令人无法遗忘的公式将它确定下来。此时，他方才觉察到手中握着家门的钥匙。他带着一种迟到的绝望，将钥匙丢到了空旷的街道上。

^① Limbo，据说是基督降生前好人和未受洗礼儿童的灵魂所居之处。